

文学理论与
文学研究系列

未名译库

Weiming
Translation
Library

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

Contemporary Marxist Literary Criticism

〔英〕 弗朗西斯·马尔赫恩 编

刘象愚 陈永国 马海良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未名译库·文学理论与文学研究系列

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

Contemporary Marxist Literary Criticism

[英] 弗朗西斯·马尔赫恩 编
刘象愚 陈永国 马海良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 京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1-2000-326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英]马尔赫恩(Mulhern, F.)编;刘象愚等译. -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9

ISBN 7-301-04759-2

I. 当… II. ①马…②刘… III. 马克思主义-文学评论文学理论-西方国家-文集 IV. I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75998 号

Francis Mulhern

Contemporary Marxist Literary Criticism

© Longman Group UK Limited, 1992

书 名: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

著作责任者:[英]弗朗西斯·马尔赫恩编 刘象愚等译

责任编辑:严胜男

标准书号:ISBN 7-301-04759-2/I·0562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网 址:<http://cbs.pku.edu.cn> 电子信箱:zpup@pup.pku.edu.cn

电 话:出版部 62754962 发行部 62754140 编辑部 62752025

排 版 者:北京军峰公司

印 刷 者: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890mm×1240mm A5 开本 9.25 印张 270 千字

2002 年 9 月第 1 版 200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18.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未名译库》出版前言

百年来,被誉为最高学府的北京大学与中国的科学教育和学术文化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北大深厚的文化积淀、严谨的学术传统、宽松的治学环境、广泛的国际交往,造就了一代又一代蜚声中外的知名学者、教授。他们坚守学术文化阵地,在各自从事的领域里,写下了一批在中国学术文化史上产生深远影响的著作。同样,北大的学者们在翻译外国学术文化方面也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1898年6月,早在京师大学堂筹办时,总理衙门奏拟的《京师大学堂章程》第五节中就明确提出“开设编译局,……局中集中中西通才,专司纂译”。1902年1月,光绪发出上谕,将成立于1862年,原隶属于外务部的同文馆归并大学堂。同年4月,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张百熙奏请光绪,“推荐精通西文,中学尤有根底”的直隶候补道严复,充任译书局总办,同时又委任林纾为译书局笔述。也在这一年,京师大学堂成立了编书处,任命李希圣为编书处总纂。译书局、编书处的成立和同文馆的并入,是北京大学全面翻译外国图书和从事出版活动的开始,也是中国大学出版活动的开始。1902年,是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创设之年。

辛亥革命以前,京师大学堂就翻译和出版过不少外国的教科书和西学方面的图书。这一批图书成为当时中国人睁眼看世界的重要参考书。从严复到蔡元培、蒋梦麟、胡适等校长执掌北大期间,北大更是以空前的热忱翻译了大量的外国作品。二三十年代,当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译世界名著丛书及万有文库中的许多译者来自北大。一百年来,在北大任教过的严复、林纾、蔡元培、鲁迅、周作人、杨昌济、林语堂、梁实秋、梁宗岱、朱光潜、冯至、曹靖华、金克木、马坚、贺麟、洪谦、宗白华、周一良、齐思和、唐钺、刘振赢、赵萝蕤、杨周翰、郭麟阁、闻家驊、罗大冈、田德望、吴达元、高名凯、王力、袁家骅、岑麒

祥等老一辈学者,以及仍在北大任教的季美林、杨业治、魏荒弩、周辅成、许渊冲、颜保、张世英、蔡鸿滨、厉以宁、朱龙华、张玉书、范大灿、王式仁、陶洁、顾蕴璞、罗芑、赵振江、赵德明、杜小真、申丹等老中青三代学者,在文学、哲学、历史、语言、心理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领域里,以扎实的外语功力、丰厚的学识、精彩的文笔译介出了一部又一部外国学术文化名著,许多译作已成为传世经典。在他们的译作中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对振兴中华民族的责任和对科学文化的关怀,为我们的民族不断地了解和吸收外国的先进文化架起了一座又一座的桥梁。

值此北大出版社建立100周年之际,我社决定推出大型丛书“未名译库”(Weiming Translation Library)。“译库”为大型的综合性文库。文库以学科门类系列及译丛两种形式出版。学科门类系列包括:哲学与宗教系列、文学与艺术系列、语言与文字系列、历史与考古系列、社会学与人类学系列、传播与文化系列、政治学与国际关系系列、经济与管理系列等;译丛为主题性质的译作,较为灵活,我社即将推出的有“经济伦理学译丛”、“新叙事学理论译丛”、“心理学译丛”等等。“未名译库”为开放性文库。未名湖是北大秀丽风光的一个象征,同时也代表了北大“包容百川”的宽广胸襟。本丛书取名为“未名译库”,旨在继承北大五四以来“兼容并包”的学术文化传统。我们将在译库书目的选择(从古典到当下)和译者的遴选上(不分校内校外)体现这样一种传统。我们确信,只有将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我们的头脑,才能够建设一个现代化的社会。我们将长期坚持引进外国先进的文化成果,组织翻译出版,为人民服务,为我国现代化的建设服务。

由于我们缺乏经验,在图书的选目与翻译上存在不少疏漏,希望海内外读书界、翻译界提出批评建议,把“未名译库”真正建成一座新世纪的“学术文化图书馆”。

《未名译库》编委会

2002年3月

译 序

《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是英国朗文图书公司出版的一套当代英国文学丛书中的一种。丛书的主编拉曼·塞尔登(Raman Selden)是英国当代著名文论家,生前曾长期执教于英国兰开斯特大学和桑德兰大学英文系。他主编的这套丛书目前已出版了10种,其中有对经典作家的重新解读,也有对新的思潮流派的分析。每一种书的著者或编者都是当代英国有相当影响的学者。这套丛书出版后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不仅受到了文学研究者高度的评价,还被许多大学教师采纳为教学用书。

《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编者弗朗西斯·马尔赫恩(Francis Mulhem)是当代英国颇有影响的文学批评家,他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是以当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刊物《新左派评论》(NLR)为核心的一批左派知识分子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物,由他来编选这本文集无疑加重了这套丛书的分量。

《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出版于1992年,它精选了12位著名学者的11个文本,其宗旨是探索从7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期最近20年间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与批评发展演变的脉络。它所谓“当代”的意义正在于此。

按照笔者的理解,这本文集有以下几个特色:一是它所讨论的问题广泛而多样。文集中有对文学基本问题的讨论,例如,什么是文学的问题、“反映论”的问题、审美效果的生产的问题、文学中的虚构与现实主义问题(《论作为一种观念形式的文学》)、美学与哲学、美学与生活、美学与政治等问题(《自由的特殊:审美的兴起》);也有对与文学相关的不同范畴的讨论,例如,性别、性、阶级、种族、主体性的问题(《潘多拉的盒子》),知识分子及其构成和作用的问题(《布鲁姆兹伯里派》);有从马克思主义出发对文学流派与文学现象的探讨,例如,

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对现代主义的探讨(《超越洞穴:破解现代主义意识形态的神话》),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对先锋派和现代主义的分析(《先锋理论与文学批评科学》),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对通俗小说、电影和大众文化的研究(《马克思主义与通俗小说》、《准许看:詹姆士·邦德与消费英雄主义》、《布莱希特的教导》);有从不同思潮流派与马克思主义结合的角度切入的讨论,例如,从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出发对文学中女性问题的探索(《潘多拉的盒子》),从后结构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出发,对大英帝国观念的重新读解(《简·奥斯丁与帝国》)等等。

文集的第二个特色表现在它的内容与经典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上。可以说,所有选文中的“马克思主义”与经典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都有或多或少、这样那样的联系,而另一方面,却又主要是属于作者们自己的、与经典马克思主义有所区别的马克思主义。他们各自的这些马克思主义构成比较复杂且互不相同,但却大致可以归并在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总体名目下。例如,《论作为一种观念形式的文学》一文在讨论文学的基本问题时,把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的“反映论”作为讨论的基础,它首先引述了马克思、恩格斯论巴尔扎克,列宁论托尔斯泰时提出的文学要反映客观现实,毛泽东提出的“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等观点。此文的两位作者开宗明义,指出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核心问题是研究审美效果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同时分析作者或他的文本在阶级斗争中的阶级立场。这种提出问题的角度立场鲜明地肯定了文学是属于最终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上层建筑的一种意识形态,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文学观可以说并没有多少区别。然而在对“反映论”中的各个层面作进一步深入分析时,他们更多地采用的却是一种阿尔图塞式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反对从总体性、统一性、体系性的角度来分析社会及其相关范畴,反对把社会看做一个具有中心的、统一的、有机的“秩序”或“体系”,而宁愿把社会看做一个没有中心的、没有主导规律的复杂结构,这个结构中的各个层面总是处在一个相互矛盾冲突的复

杂运动中。从这样一种观点出发,此文的作者们反对把文学艺术品看做“作品”(the work),因为“作品”的概念暗含着“统一性”、“总体性”、“自足性”等意思;他们从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概念“社会构形”(social formation)中引发出同构的“文学构形”(literary formation)的概念,认为它是一个包含着种种观念(或者说意识形态)和语言的矛盾冲突运动的复杂结构,近似于结构主义关于“文本”(the text)的概念。而文学正是对这些矛盾冲突的想像性解决。同时,他们还用“文学生产”的概念代替“文学创造”的概念,因为在他们看来,“创造”同样暗含着对“统一性”、“有机性”、“完美性”的追求。文学正是要通过“想像”和“虚构”解决文学构形或文本中包含的各种冲突,产生审美效果,通过虚构与现实之间的认同和复杂的生产过程产生某种现实和某种社会效果。这样,作为“反映论”的内核,“文学反映现实”或“文学再现现实”的命题就被“文学生产现实”或“文学生产现实效果”的命题置换掉了。又如,《马克思主义与通俗小说》一文在讨论通俗小说时,其起点也是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学是意识形态建构的文本的观点,然而它却无意建构马克思主义的通俗文学理论。综观全文,它更多地借用的仍然是阿尔图塞式的意识形态理论和结构主义文学观。再如,《潘多拉的盒子》一文在讨论到性、阶级、种族等问题时大体上是以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论述为前提的,但文章却大量夹杂着当代女性主义的各种观点。相信细心的读者是能够辨识其中的差别的。

文集的第三个特色表现在它的编选原则上。它在选文时的主要依据是文本,而不是它的作者,因此,并非每一篇文章的作者都是当代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家”。这里的情况显然比较复杂,有些人像威廉斯、伊格尔顿、詹姆逊都是公认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他们都对马、恩、列、毛等人的作品作过深入的研究,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十分熟悉,他们都试图从不同的方面“发展”或“重新解读”马克思主义。他们的著述中有相当一部分被认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例如,威廉斯的《马克思主义和文学》,伊格尔顿的《批评与意识形态》,詹姆逊的《马克思主义和形式》、《政治无意识》等都是西方马

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的重要著作,在当代西方文论界影响甚大。巴利巴尔、莫莱蒂、贝尼特等是较为年轻一代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他们的著述和活动已经开始在学术界产生影响。另外一些人,像赛义德、比格尔等并没有公开宣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学术界也没有送给他们这一头衔,但他们的某些著作却表现了较为清晰的马克思主义倾向,因此,常常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文集编选者关注的对象。毫无疑问,这种以文本为核心的编选原则是值得思考和借鉴的,它一方面使这本文集在内涵上更具有有机统一性,另一方面也说明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界的复杂性与多样性。

文集的第四个特色是它提供了一个长篇的、颇为精彩的“引言”。编选者在他亲自撰写的这篇“引言”中概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历史发展和基本轮廓,对于全书起了很好的导读作用。不过,这篇评述似乎也有它的局限性,那就是较为侧重“西马”中的英美传统,而对法、德传统关注偏少,这点从选文的范围也可以看出。但是,话说回来,就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而言,英美派著述的重要性还是不言自明的。

应该说明的是,这本《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翻译是我的课题“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一个副产品。“西方马克思主义”从诞生之后,就与现当代西方形形色色的新思潮、新流派紧紧纠缠在一起,新名词、新概念不断涌现,这无疑增加了翻译的难度。两位译者和我学力有限,但我们尽了自己的努力,然而译文中不当之处也一定是难免的,我们真诚地期待着专家与读者的批评。这里,我们还要对本书责编严胜男女士表示由衷的感谢,她在本书的编辑加工中做了大量的工作,她那严谨扎实的作风给我们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刘象愚

2001年8月

原 序

本书的目的是说明近 20 余年来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最有意义的发展线索。引言对这一领域的实质性内涵做了探索。但是从更为严格的编选角度略述一下本书的构思,可能会对读者有所助益。

本书试图表现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多样性:活动的国际品格,明晰的理论脉络,与其他学术思潮(政治的或非政治的)的复杂关系,分析过程的多才多艺,跨越时间、空间和文化史领域的研究范围,同时,强调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的连续性,没有这种连续性,马克思主义就根本不可能成为一种传统。

对于编选者来说,观念是极为实际的东西。观念差异的无限性必须最终服从于一个有限的明确模式。由于本书的通用性,构思的一个主要问题是不难预先想到的:怎样在一个极其有限的空间中容纳可接受的最少的多样性?对于这个问题,回答总是不止一个,而且很少是真正令人信服的。对本书目前的框架,我所能补充说明的是,我已经尽力减少了回顾的幻想,希望照本来的样子,而不是任何特别的兴趣和偏爱,来引述具体的时代。第二个主要问题看起来也是明显的,但只能在进行的过程中逐渐被发现。在抽象的、总是期待挑战的状况下,完全可能界定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学术身份。但要用有限范围的作家和文本来阐述这一定义则是另一个问题。在大多数情况下,对那些自称马克思主义者的作者生产出的可以辨识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作出超越一般压力的选择并非困难之事。但我们时代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有些马克思主义者,出于某种原因并不特别按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论辩传统进行著述;而另一方面,有些拒绝接受马克思主义者的头衔、也不忠于马克思主义的人,却以近于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思想和方法著述。作为左派文化的一个常见特征,这种复杂情况无疑在总体上丰富了人们的生活。与别人不同,人类学家必须划

清二者的界限,但就我来说,若遇到上述情况,则依据文本而不是名号来进行选择。

本书选择的11个文本,除了一个之外,都是未加缩减的原文和原章节。但为了避免混淆,并与前面的格式保持一致,或者为了局部的明晰,本书对一些文本稍稍做了润饰。为使意义更加显豁,编者给第二篇、第五篇、第九篇加了副标题或小标题,其余各篇标题(包括副标题或小标题)一仍其旧。标题下括号中的年份也是编者加的,指首次出版的时间,但对某些篇章,则指完成的时间。各篇文前小注介绍了作者,也对该文做了简略评述。各篇编排顺序大体依照主题和时间先后,表明从较一般论题到较具体论题的倾向。就其他编排而言,则是随意的,编者也无意强调某种阅读的顺序。

我的补充说明到此结束,现在只能由他人来确定我的选择是否明智了。但我仍然要说,本书编选的责任应该由我个人来承担;我的任何决定与陈述都和各篇的作者无关,他们的文本应该被读作他们撰写该文时个人观点的表述。克拉拉·康诺莉、奥伊宾·奥凯恩、彼得·奥斯本、斯坦·史密斯、琼·托尼尼和彼得·韦多森以不同方式对本书的编选惠予支持,编者在请求独立承担责任的同时,也对他们表示谢意。

1991 年秋

目 录

译序	(1)
原序	(1)
引言	(1)
1. 古典的观点:走向科学社会主义	(3)
2. 批判的出发点	(10)
3. 批判的古典主义及其后	(14)
4. 结果与展望:当代笔记	(20)
历史中的修辞学	(21)
阅读	(24)
历史	(26)
“文化政治”	(30)
一、论作为一种观念形式的文学	
..... 埃蒂安娜·巴利巴尔和皮埃尔·马歇雷	(39)
二、自由的特殊:审美的兴起	特里·伊格尔顿(62)
三、潘多拉的盒子: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批评中的	
主体性、阶级和性征	科拉·卡普兰(78)
四、简·奥斯丁与帝国	爱德华·W. 赛义德(106)
五、真理的时刻:现代悲剧地理	弗兰克·莫莱蒂(124)
六、布鲁姆兹伯里派	雷蒙·威廉斯(136)
七、先锋理论与文学批评科学	彼得·比格尔(158)
八、超越洞穴:破解现代主义意识形态的神话	
.....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181)
九、马克思主义与通俗小说	托尼·贝尼特(202)
十、准许看:詹姆士·邦德与消费英雄主义	迈克尔·丹宁(225)
十一、布莱希特的教导	史蒂芬·希思(245)
阅读书目(英文)	(276)

引 言

今天,“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已经是一个十分明了而又近乎确切的名称^①,然而,这一名称中的任何一个术语都不能充分地自我说明。“当代”这个分期的术语迄无定论;“文学”和“批评”已经不再是一个稳定的研究领域和过程;至于“马克思主义”的含义则一直是20世纪文化中意见最为分歧的。因此,这里有必要作一些基本的解说,以便在实际使用中对读者起引导作用,同时,也可以作为本书研究兴趣和宗旨的一个标志。

本书使用的“文学批评”是口头上的、宽泛的,指论述书面文本的任何话语。这些文本主要指供人们阅读的文本,也包括为口头演讲和表演写定的文本,但是更大量的是传统上认定的“文学”文本。在这些文本中,理论的、历史的和社会学的文体与没有严格分类、不分高低档次的各种文本分析同时并存。(本书基本上限于书面文本一种媒体,这是出版的需要。写作和其他媒体的关系,一个领域的理论、方法和实际分析向另一个领域转移是非常重要的,但在像这种大型丛书的一本书中,这些问题不可能成为主要的焦点。)

“马克思主义”可以用恩格斯晚年所用的那些方式来表述:(1)关于生产方式的一般理论、生产方式发展的形式、危机和变形、人类历史中生产方式的结构作用;特别是:(2)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资本主义主要的阶级以及它们之间的对抗、工人阶级反抗资本的斗争之间的有机关系和社会主义的历史可能性。^②这些都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构成性主题,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文化结构得以产生的“真正基础”。它们是马克思主义这一题目的最低标志,是马克思主义使自身富有意义,从而确认一种连续的传统的核心因素。然而,它们从来不是一种单一的、只有一个声音的核心教义:即使在本世纪最黑暗的岁月里也不是。多样性的观点和各种观点的争论在马克思

主义知识分子的生活中从来没有消失过。再说,像本书中所说的马克思主义一样,一种马克思主义文化比它继承的经典总要博大、多样,富有包容性。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历史的,不仅是因为它随时会发生变化,而且因为它自身完全是它寻求理解和代表的历史的一部分。历史是马克思主义的部分,正如马克思主义是历史的部分一样。它们相互蕴含在一个无休止的对峙状态中。

要理解本书名称的全部含义,还需对这里使用的“当代”一词的意义提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只要作简略解答就可以了。大体说来,它的时间范围指1968年以后。学术界对此已有广泛的共识,即60年代后期标志了一个文化时期的终结。从实际的立场看,那以后20年的重要文论无须与前一时期的那些人名作争长论短,如果不加区别,就无法充分说明这20年的成就,我以为这一点是很明白的。第二个问题得多用点心思来解释。最近一二十年的文化批评与任何时期相比都是紊乱不堪的。只要看看1968年以来那些来去匆匆的观念、团体、课题和机构的名目清单,就足以明白此言不谬。“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纠缠在这一团混乱中,不可能成为一个稳定的实体,甚至不能成为一个确定的线性历史中的阶段。它只能是由“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和“批评”这四者变动不居的争论所形成的一个相互吸引、再吸引的力的场。未来数十年将会对马克思主义的一切形式和实践领域(当然也包括本书所论的问题)提出特别的考验。马克思主义既没有“来到”,也没有“离去”。它的理论与实践依然存在于连绵不断的历史中,而这一历史的结果尚未有定论。本书收集的文章代表了巨大的集体成就,当然还不能说是什么里程碑,只能说是某种资源,这资源是力量,但不是保证。

这篇引言的任务,便是要帮助人们对这些资源作出价值评估,它的方法是历史的。过去是现在的前历史,作为传统,它本身又是现在这个舞台上的演员;没有历史的理解,我们既无法解释现在,也无法评价现在提供给我们的种种选择。我在下面的三节中将回过头来分析过去150年来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想走过的道路,我将试图不仅作历史“背景”的描述,还要在第四节中澄清未来工作的条件、术语和目

的。这一节并不打算像一般编者那样,对单篇文章作直接评论,而是力图对这一思想集体发展中的一些主要意义进行阐释。

要重建历史谈何容易。即使作一个大纲式的简略提示——如我们这里所做的,也都必须预先作一番解释,以免引起误会。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论发端与发展的历史,一般可以分出三种不同的相位,但若把这些相位设想成一种向上运动的“阶段”,甚或一种不甚规范序列中的不同“时期”,都会产生错误的导向。人们熟悉的历史发展的所有模式都出现在本书中:兴盛与衰落、连续发展但有断裂和重组、替代但有停滞和回归。把这番预先的解释记在心上,我们就可能标出一种古典主义的或科学社会主义的相位,这一相位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一直强劲地持续到19世纪后半期和20世纪前半期;一种具有自我风格的批判相位,这一相位从本世纪20年代兴起,在随后的30年中成熟和趋于多样化,然后在60年代确立一种“非正统的规范”;一种新的相位,这一相位起初效忠于60年代早期的批判古典主义,在其后的10年间得到广泛传播,然后又在“唯物主义”和“反人文主义”之类含义宽泛的名目下迅速多样地发展、演变,这个发展演变的过程今天仍在继续。

1. 古典的观点:走向科学社会主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素养很深的人,热衷于探索他们自己建立的理论对于文学现状和实践究竟有怎样的意义。他们著作中“论文艺”的标准材料有大约500页左右(关于马克思个人与文学、文化关系的权威性论述也几乎同样长)。③从他们的论述中没有发展出更多的理论。一些现代理论家坚持说,历史唯物主义本身的根本范畴中暗含着一种美学,但就一些实质上相对立的术语而言,这些范畴又显出了矛盾,因为它们主要是强调缺场的哲学事实。④然而,在这些论述中,我们毕竟看到社会结构及其转变的一般理论对理解文化实践具有最大的逻辑力量,看到那些与此相关的政治对从阶级和阶级斗争出发的种种文化承诺作出评估,看到这些政治理论极少能放弃对

文学生产的实际和可能过程进行评论。这些最低限度的思考构成了马克思和恩格斯许多文章对文化的论述,虽然它们未必形成了一套理论,但它们提供了至今仍有效的一种观点。

这一观点使用的术语既是分析的,也是政治的,而无论是在分析的意义上,还是政治的意义上,又都是批判的。历史唯物主义可以重建文化生活的知识,申明它自己的基本命题以及这些命题对于抵制成见的意义;还可以澄清和促进有利于社会主义理论和运动目标的文化思潮。恩格斯的著作提供了实现这一任务的更为明白和更有系统的范例。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中,他提出“精神”的物质现实是完整的社会历史进程中的一项活动,而一个完整的社会历史进程最终是由生产方式的动力控制的。他晚年写给布洛赫、施米特、梅林等人的信,致力于捍卫和深化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论点,在马克思和他自己与一切机械决定论之间划清了界限。他还争论说,按他们的看法,理性生活自主性的证据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要求毫不矛盾,它本身就是历史发展的一个特定结果。^⑤恩格斯还指出,一种结构的文化并不一定就是消极的文化,像他在致拉萨尔和哈克奈斯的信中提到的关于建设性的美学的那些事件就充分证明了他的论点的实际精神。他在这些信中(犹如马克思在回复拉萨尔的戏剧的信中)主张的广义的现实主义,并不是一个“反映”的问题,这种现实主义不仅是理论抽象的生动例证,而且是通过戏剧和叙事形式宝库中作品的批评分析所获得的一项历史建构。^⑥

不过,最有影响、最有预见性的经典论述出现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1857)手稿的结尾段落中,在那里,马克思从他关注的主要论题中走出来,转到了文学史中一个难题的思考上:

关于艺术,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盛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因而也决不是同仿佛是社会组织骨骼的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例如,拿希腊人或莎士比亚同现代人相比。就某些艺术形式,例如史诗来说,甚至谁都承认:

当艺术生产一旦作为艺术生产出现,它们就再不能以那种在世界上划时代的、古典的形式创造出来;因此,在艺术本身的领域内,某些有重大意义的艺术形式只有在艺术发展的不发达阶段上才是可能的。如果说在艺术本身的领域内部的不同艺术和类的关系中有这种情形,那么,在整个艺术领域同社会的一般发展的关系上有这种情形,就不足为奇了。困难只在于对这些矛盾作一般的表述。一旦它们的特殊性被确定了,它们也就被解释明白了。

我们先拿希腊艺术同现代的关系做例子,……大家知道,希腊神话不只是希腊艺术的武库,而且是它的土壤。成为希腊人的幻想的基础,从而成为希腊[神话]的基础的那种对自然的观点和对社会关系的观点,能够同自动纺机、铁道、机车和电报并存吗?在罗伯茨公司面前,武尔坎又在哪里?在避雷针面前,丘比特又在哪里?在动产信用公司面前,海尔梅斯又在哪里?任何神话都是用想像和借助想像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希腊艺术的前提是希腊神话。……这是希腊艺术的素材。……

但是,困难不在于理解希腊艺术和史诗同一定社会发展形式结合在一起。困难的是,它们何以仍然能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

一个成人不能再变成儿童,否则就变得稚气了。但是,儿童的天真不使他感到愉快吗?他自己不该努力在一个更高的阶梯上把自己的真实再现出来吗?……为什么历史上的人类童年时代,在它发展得最完美的地方,不该作为永不复返的阶段而显示出永久的魅力呢?……[希腊]艺术对我们所产生的魅力,同它在其中生长的那个不发达的社会阶段并不矛盾。它倒是这个社会阶段的结果,并且是同它在其中产生而且只能在其中产生的